

宋朝顶流 人向旷达

——读《苏东坡新传》悟豁达人生

蔡瑞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无不展现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。可当我读完李一冰的《苏东坡新传》后，觉得他不过是一个从苦闷中走向旷达的普通人，只是把别人眼中的苟且，活成了自己的豁达。

李一冰的《苏东坡新传》以其典雅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赢得了读者的喜爱。这部传记出版于1983年，全书70余万字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的苏东坡传”。李一冰在书中对苏东坡的每一首诗词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和解读，辅之以正史和宋人笔记、墓志铭等史料，从碎片中还原了苏轼坎坷一生的连续影像。这种细致入微的研究方式，使得《苏东坡新传》在呈现苏轼生平事迹的同时，更深入地挖掘了其内心世界和思想变化。李一冰在书中对苏轼的悲欢洒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，让读者能够随着苏轼的遭遇和心境浮沉，见到一个有血有肉、立体鲜活的苏轼。

为官40年，被贬30年，苏轼这一生，晴天少，风雨多。

宋朝不杀大臣，大臣负罪，以贬谪为最重的惩罚。受党争牵连，他自请出京。而乌台诗案的降维

打击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点，从二品大员沦落成边陲小吏。

学士始以文章得，终以文章失。

贬谪的悲哀，颠沛的困顿，每一秒都在啃噬内心，只是他消弭了痛苦，从超越凡俗的旷达里获得了解脱。
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

他没有消极避世，用一首《定风波》深刻洞察了人生无常。

很多人认为，正是乌台诗案的劫难，让苏轼涅槃重生，脱胎换骨。

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生来就带有的。苏轼的乐观豁达是一以贯之的，只不过是历经苦难洗礼，愈发熠熠生辉。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从容通透，就可见一斑。

对于苏轼来说，功名利禄，离合悲欢，都会曲终人散，成为过眼云烟。而山间明月，江上清风，才是亘古绵延的人间宝藏。纵有失意困惑，也要纵情山水，得以自我超脱。而只有拥有这般风光霁月的胸怀，

才能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活出无限的人生精彩。

有了这样明澈潇洒的打底，才能在后来的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等九死绝地，自题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。就像林语堂对他的评价：“他最大的魅力，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，而是超出环境，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”。

青山依旧在，万般皆自在。

从汴京才子到海南孤客，苏轼用65年的人生演绎了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极致人生态度。这位在“地狱里也能活出天堂滋味”的大文豪，用诗文、书画、饮食与赤诚，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留下了最为具象化的生命注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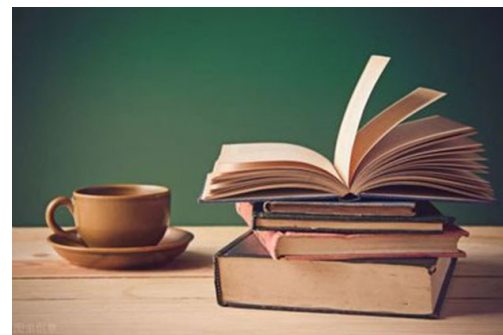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的美好不在于外部环境的优渥，而在于内心体味的诠释。让我们以苏轼为镜鉴，珍惜当下，追求内心的富足，保持对生活的热爱，在平凡中照见诗意，于山水间觅得从容。（作者单位：太原公司）

一起来『韧性』吧

张惠娟

读书，是长久的坚持，整理一下各个平台的购物清单，书是最多的。除了看纸质书，这些年听书也成了一种习惯。最近听樊登老师讲《韧性》，好久没有遇到契合度如此高的书。持续小赢，每天进步1%，一年下来可以积累37倍的进步。每天两件事：一是坚持冥想15分钟，可以从5分钟开始；二是记录每天发生的三件好事，和日行一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读书、学习、实践、坚持！
（作者单位：太原公司）



春日感想

王春生

一、读书

人类的眼睛不仅仅为了光明
读书是千万用途中的一种
浩瀚学问里有未来也有铜镜

二、知识

无限大和无限小全在里边
一本书就是一个浓缩的世界
文字与时光携手并行

三、欲望

有的图谋发财有的希望长生
永不停歇的欲望车轮
每天有个暗夜每天有个黎明

四、美颜

自从照相机有了美颜功能
老态龙钟在照片里焕发青春
虚荣遮掩着真实腰酸腿痛

五、路

崎岖阻碍不了道路延伸
远方的希望召唤
向往美好天赐的决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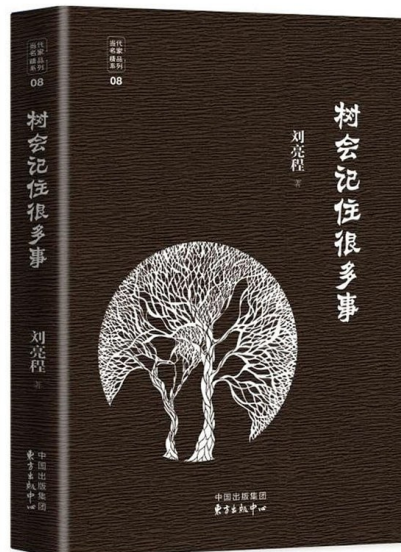
六、阳光

每天照在身上的阳光
有时喜欢有时特别烦
过错的界定在心头

（作者单位：金城公司）

《树会记住很多事》一书由刘亮程所著，中国当代散文家。出版过多部散文著作，代表作有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在新疆》《虚土》《风中的院门》等，并获得过多次散文类文学奖项，被誉为“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”“乡村哲学家”。

本书精选刘亮程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散文佳作，共41篇。分为“驴叫是红色的”“今生今世的证据”“留下这个村庄”三个部分。这些文章流淌着浓厚的乡土情绪和生命意识，古拙而强劲，悲怆而沉重，朴实而又极富特色的语言，抒写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，让读者如同“沉浸在阳光的暖照中”，又沉思在时代的风尘之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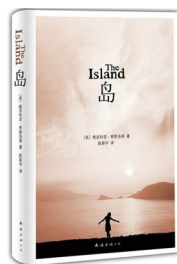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

孤岛与永恒

郭燕红

暮色中的海面浮着一块暗影，像被上帝遗落的墨点。多年前在斯皮纳龙格岛拾起的那枚贝壳，至今仍躺在我的书案上。每当指尖摩挲过贝壳螺旋的纹路，咸涩的风便穿越亚德里亚海，裹挟着麻风病人的咳嗽与琴声，在记忆的滩涂上往复冲刷。

那时我总以为疾病是座移动的牢笼。被放逐的躯体在孤岛上开凿墓穴，礁石间却生长出比大陆更鲜活的文明。女人们用头巾兜住破碎的面容，在橄榄树下晾晒染血的纱布，如同晾晒着被撕碎的白昼。男人们把溃烂的双手浸在海水里，捕捞上来的银鱼在月光下闪烁，仿佛星辰坠入了渔网。教堂的钟声每日三次切割晨昏，却切不断缝纫机转动



的节奏——那些细密的针脚正将绝望缝制成希望的外衣。

玛丽娅带着药箱穿越海峡时，咸水在她裙裾上结晶成盐的图腾。这个注定要成为摆渡人的女子，血管里流淌着比地中海更深的蓝。当她把听诊器贴在病人胸口的刹那，两个世界的心跳在青铜圆盘上共振。那些被大陆放逐的魂灵，在彼此的眼眸中望见了完整的倒影。

多年后重访克里特岛，悬崖边的野花仍在风中书写无人破译的密码。当年隔离区的石墙上，常春藤正温柔地消化着往事的棱角。游客们举着相机寻找悲伤的遗迹，却不知真正的故事早已渗入每粒沙砾。那个在废墟间奔跑的当地孩童，颈间银牌闪烁的光芒，多像某个黎明时分病人捧在

掌心的露珠。

贝壳内侧的珍珠层在台灯下流转虹彩，令我想起佩特基斯医生镜片后的目光。这位终生与死亡对弈的医者，在显微镜里看见了比病原体更细微的生命奇迹。当最后的麻风病人离开孤岛，咸涩的海风里漂浮着告别的希腊语词汇，轻盈得如同正在融化的盐粒。

此刻我的窗外也漂浮着无数孤岛。地铁里戴着口罩的沉默面容，高楼间永不交汇的玻璃窗，社交软件上闪烁的孤独坐标。但书页间的斯皮纳龙格岛永远悬浮在那里，像一块充满悖论的琥珀——既凝固着人类最深的恐惧，也封存着超越生死的温柔。当暗夜来临，我总能听见咸水在贝壳深处涨潮，送来那个永恒的启示，或许我们都在各自泅渡，但爱终将在某个彼岸，将所有的孤岛连成大陆。（作者单位：新闻中心）